

《離奇偽術家》

消失了的香港

1967年在總統戲院上映的荷里活電影《神偷艷賊》，一開場米高堅在灣仔鬼祟跟蹤風塵女子莎莉麥蓮，觀眾看到熟悉的場景，會否有另一番體會？影片經過近半個世紀被翻拍成《離奇偽術家》，香港自然被摒棄了。影片外國票房不佳，其實香港與內地的觀眾才應該好好欣賞一番，見識四十多年前的橋段才是真正的「橋不怕舊」。

文：洪嘉



■奧斯卡影帝哥連費夫與美女金美倫戴雅絲扮演一對「神偷艷賊」。



不論是荷里活還是香港，偷盜類喜劇曾經盛極一時，2000年後這個類型的影視作品一度引起小潮流，一齣《盜海豪情》已被視為經典代表作，英劇《飛天大盜》(Hustle)叫好叫座，不但美國翻拍，連本地作家更「參考」寫成暢銷小說。偏偏《離奇偽術家》(Bambit)掀不起熱話。

高安兄弟操刀劇本

《離奇偽術家》改編自米高堅與莎莉麥蓮主演的《神偷艷賊》，將故事背景換上新時代，除了角色因應需要稍作改動，大致橋段都與原作出入不大。故事描述藝術策展人哈里甸仿製印象派大師莫奈的名畫，企圖行騙狂得傳媒大亨，將山寨畫扮成二戰時失蹤的作品，並找來得州牛女PJ普魯斯基假扮名畫持有人的孫女，精心策劃全盤計劃呢大錢。

策展人中途出家化身Con Artist，自然「論畫」，角色身份卻不無諷刺味道。哈里甸為了復仇而走上「偷呢拐騙」之路，憑着自己在行內的見識與網絡，將假畫說成真畫，目標人物還自以為自己精明，看在眼裡，其實是頗無奈的。

這次的改編由《二百萬離奇命案》(No Country for Old Man)的高安兄弟操刀。這對孖寶向來擅拍冷峻與精警的作品，對白貌似平凡，卻句句到肉。這次他們只寫劇本不當導演，還是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難怪影片的中文名也要冠上「離奇」二字——這兩字幾乎是本地發行商在碰上高安兄弟時必用的點題字眼。

也難怪高安兄弟掛頭牌，導演Michael Hoffman較為部分香港觀眾熟悉的，大概是《最後車站》(The Last Station)了。

從香港到美國西部

這回的《離奇偽術家》由奧斯卡影帝哥連費夫挑戰米高堅，飾演前輩曾演過的「神偷」角色，當年的莎莉麥蓮，今次則由金美倫戴雅絲取代。

如有看過舊版的觀眾，相信一定對莎莉麥蓮在片中多變的造型毫不陌生，影片當年還獲提名最佳服裝設計(彩色片)，雖然最後無法獲獎，卻也拿了個最佳美術指導獎(彩色片)(當年的奧斯卡金像獎，服裝設計及美術指導等獎項，分成黑白片與彩色片兩類頒發)。影片裡的莎莉麥蓮是一名來自香港的風塵女子——這便說明了為甚麼在影片的開頭，會有米高堅與莎莉麥蓮在灣仔出沒的鏡頭，騙騙麻佬本來便是小菜一碟。

然而這次金美倫戴雅絲則是來自得州的牛女，我猜測一來是高安兄弟向來對於西部有情意結，二來不免上綱上線想像，六十年代荷里活電影容得下美國人到香港當舞女，也是《蘇絲黃的世界》輻射出來的東西的聯結；到現在得把角色設置成傳奇的美國西部，也是一種本土性與自我的重塑——當然，這並不會影響觀眾看一齣喜劇時覺得好笑或不好笑。

「偷」出新趣味

與所有騙案一樣，哈里甸找來PJ當他的助手，假扮名畫持有人的孫女，然後正式行騙前，得準備許多工夫，例如製造假畫乙張，例如製造「名畫」與PJ的關係，還要讓目標人物沙斑達「自行」發現「名畫」的下落，然後由他「主導」這次的買賣，這樣才能令沙斑達對整件事深信不疑。

過往的神偷大盜作品，類似的「老千計」或「計中計」手法層出不窮，如何令目標人物不起疑心才是最大的難度。原作裡米高堅在偷呢拐騙大作戰中，卻發現自己居然對這個女助手產生感情，更發現整個行騙的過程原來並不如自己想像般順利進行，於是種種矛盾與錯位，引發出不少的喜劇效果。

新版中的哈里甸同樣對PJ有了不一樣的情懷，但談笑時，有時還是跟身體離不了關係，像哈里甸除褲，沙斑達全裸，豈不叫觀眾嘩然？要知道兩位演員均非泛泛，一個是「英倫情人」哥連費夫，一個是做慣紳士的亞倫力文——即使香港觀眾只記得他是《哈利波特》裡的石內卜教授，那把陰沉的聲線是其標誌，這回將底線無限降下，效果是出奇地好。

影片基本忠於原著，除了因應時代與角色的變動，故事情節改動的地方不多。一個四十多年前的故事，用現在的標準來看，那些情節或許是老套與沉悶了。這麼多年來，我們看過更多更驚心動魄的騙局，或是更輕鬆好笑的喜劇情節，偏偏高安兄弟對於「舊」與「老」總是帶了點敬意。當年的影片越到後面越有驚喜，今次的新版亦保留了這個特色。令人不免再次發揮想像的，是舊版本中米高堅與莎莉麥蓮是另一個城市的他者，繼而回歸，這次則安排了女主角來自美國西部，夾在兩名英國人中間，得州口音與英式英語的對撞，他者的身份來得更加強烈，卻也有一種刻意的不協調，於是舊戲新拍，在重述前輩的作品時，或許是在說另一個隱藏的故事？職業騙子換成策展人轉行行騙，風塵女子變西部牛女，東西聯繫變成了英美的碰撞，這些貌似無關痛癢的小細節，卻變成新版本的趣味來。

奇謀闊步 萬像嘉禾

嘉禾電影公司叱咤香港影壇三十多載，成功關鍵在其有「勇」有「謀」的發展策略，既有開拓國際市場的視野，又有靈活的外判及合作營運模式；予創作人極大的創作自由，開創多類型電影的風潮，在武打、喜劇、文藝及奇情上，都創造了不少佳作，更打造出多位國際級明星或導演如李小龍、吳宇森、王羽、許冠文、成龍、洪金寶等。在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電影的黃金期，嘉禾在多方面均有破舊立新的貢獻。

配合「第三十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香港電影資料館特別籌辦「奇謀闊步·萬像嘉禾」專題，選映嘉禾不同類型的代表性電影，配以展覽、專書及講座，與觀眾一同回顧嘉禾對香港電影的貢獻。是次回顧展將提供五十八部嘉禾不同時期的作品，其中四十部複製自經過數碼修復的高清硬盤拷貝(DCP)，放映後更會全數交給資料館作永久保存。第一期十七部影片將於3月22日至4月1日電影節期間，在資料館電影院放映；而第二期五十八部影片則於4月4日至6月30日放映。

放映影片包括李小龍、成龍和洪金寶的《唐山大兄》(1971)、《精武門》(1972)、《猛龍過江》(1972)、《龍爭虎鬥》(1973)、《師弟出馬》(1980)和《鬼打鬼》(1980)；嘉禾開業作之一《天龍八將》(1971)、遠赴韓國拍攝的《合氣道》(1972)、王羽編導的《戰神灘》(1973)、嘉禾七十年代功夫片遺珠《密宗聖手》(1976)、吳宇森早年出色古裝武俠片《豪俠》(1979)及他的喜劇《發錢寒》(1977)；較後期的作品有：譚家明的《名劍》(1980)、程小東的《生死決》(1983)、區丁平的《說謊的女人》(1989)、陳友夫的《不脫襪的人》(1989)及嘉禾早期由丁善璽導演偏鋒的嘗試《鱷潭群英會》(1976)。

為配合放映，電影資料館展覽廳將於3月23日至7月14日舉行「風禾盡起——嘉禾的盛世印記」展覽，深入淺出地介紹嘉禾在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電影資料館亦將於3月下旬出版專書《乘風變化——嘉禾電影研究》(附英文光碟)，探討嘉禾電影的特色。

節目查詢：2739 2139/2734 2900，節目及票務詳情可參閱於康文署轄下表演場地備取的第六十七期《展影》或《第三十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及訂票手冊或瀏覽網址www.filmarchive.gov.hk或www.lcsd.gov.hk/fp。



■《精武門》(1972)的劇照。

影碟別注

文：亞里安

鐵金剛智破天凶城

今屆奧斯卡可謂占士邦之夜，先有Bond 50周年紀念環節，請來名伶天后Shirley Bassey壓軸登場演唱《Goldfinger》，再有Adele憑着《Skyfall》同名主題曲勇奪金像獎最佳歌曲，及最佳音響剪接兩大殊榮，或許亦可有助催谷同期面世的《Skyfall》影碟銷路，為AV發燒友多一個入碟試機的最佳藉口。

電影上畫時反應一般，不少影迷都嫌今集不夠精彩刺激，既沒有先進武器，期待的對戰結局又大失所望，不過，通常這都屬非Bond迷的觀後感，如果是忠實Fans的話，應該早已視之為五十年來其中一套最重要的邦片，編導們既極其用心為Bond 50後的新一章重新部署，亦不忘為占士邦進行一場自我救贖的尋根之旅，構成一趟不尋常的新舊交替互動時刻。

2012末日氛圍下，由同名主題曲《Skyfall》歌詞內容，到占士邦英雄遲暮的生死重生，甚至M及英國情報局是否都已經不起時間考驗，到個體戶敵人Silva大量反諷對白的自啟示，沿途同樣沾上濃濃的末日「火鳳凰」新意念，導演Sam Mendes團隊似為邦片起革命一樣，全片感性戲味貫徹始終。

動作場面顛覆傳統，不玩先進高科技，再強化Daniel Craig有血有肉有感情，好像上海魔幻背景的暗殺打鬥，肯定是測試顯示屏光暗顏色對比瞬息萬變的質素表現，視聽效果一流，聽證會內外對決的潛藏張力，滲有Christopher Nolan《蝙蝠俠：黑夜之神》餘韻，跟結尾媲美《The Wild Bunch》西部情懷的舊屋大對決，直升機亂槍狂掃的埋身震撼，最佳音響剪接絕非浪得虛名。

幕後製作特輯深入了解《Skyfall》不同的破格處理前因後果，其中關於Judi Dench告別M一角的拍攝花絮最難忘，還有邦片指定動作「Title Sequence」的序幕設計解說，如何利用倫敦雨天及晴天之別來呼應今集占士邦歷劫回歸……，令人愈睇愈入心。



銀幕短打

香港電影的低俗核心

一宗藝評事件(詳情不贅述了)，引起文化界多角度討論。不少論者指斥得獎文章作者以至評審諸公均不懂香港電影和文化的低俗成份，有人甚至認為，低俗正是香港的文化核心(至於是否核心價值便得看對「價值」採取強義抑或弱義)。這種看法我們該如何理解呢？

被評以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的電影《低俗喜劇》(彭浩翔導演)，裡面的「低俗」包括粗口、人獸交、自瀆等是頗極端的表達。這些東西，很大程度是故意誇大，以作商業招徠，並不全是我們在日常碰到的港式低俗。它們不都是香港電影的低俗核心，卻其來有自，脫胎自低俗的生活元素。

其實內地人認不出港式低俗也有點可悲，間接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斬斷了文化聯繫的「禍害」，因為港式低俗含有不少嶺南文化成份，歷史上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反清復明秘密會社(或者更早)。文武雅俗混入市井之中，黑社會風塵處，煙花地



即英雄所。這較雅的一面最近便經《一代宗師》表現了，但王家衛畢竟太雅，一度不是香港主流那杯茶。男盜女娼社團義氣，動作多於思考對白，機靈靈感勝於雄才大略，搞笑胡鬧以別精緻幽默……這些才是主流香港電影(自七十年代成形之後)最常看見的。

電影是大眾的娛樂，香港電影多見俗少見雅，當然也與殖民主義的壓抑有關。英高中低的文化資源分配和觀念配合，很容易造成高檔藝術必是舶來品，具中國傳統特色的精緻文化不被提倡。而高舉商人實用價值的民間生活，再為港式反智補上最重要的助力。金錢萬惡卻萬能，終反過來成就唯錢是尚拜金主義；「知識幾多錢一斤？」這問題一向乏人正面回答。

香港文化當然不止於低俗，但的確以低俗為基礎，並且不怕，也不避低俗。香港電影素來最直接體現香港文化；低俗=本土，雖不全中也不遠矣。

文：朗天